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二十八章 諧謔

太宗嘗宴近臣，令嘲謔以為樂。長孫無忌先嘲殿陽詢曰：「聳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頭。誰家麟閣上，畫此一獼猴？」詢應聲答曰：「索頭連背暖，漫褰畏肚寒。只由心囹圄，所以面團團。」太宗斂容曰：「汝豈不畏皇后聞耶！」無忌，后之弟也。詢為人瘦小特甚，寢陋而聰悟絕倫。讀書數行俱下，博覽古今，精究《蒼》《雅》。初學王羲之書，漸變其體，筆力險勁，為一時之絕。

溫彥博為吏部侍郎，有選人裴略被放，乃自贖於彥博，稱解白嘲。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，略曰：「竹，冬月不肯凋，夏月不肯熱，肚裡不能容國土，皮外何勞生枝節？」又令嘲屏牆，略曰：「高下八九尺，東西六七步，突兀當廳坐，幾許遮賢路。」彥博曰：「此語似傷博。」略曰：「即拔公肋，何止傷博（編按：腭之諧音）？」博慚而與官。

則天朝，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，有為右臺御史者。則天嘗問張元一曰：「近日在外，有何可笑事？」元一對曰：「朱前宜著綠，錄仁傑著朱。聞知微騎馬，馬吉甫騎驢。將名作姓李千里，將姓作名吳揚吾。左臺胡御史，右臺御史胡。」胡御史，元禮也；御史胡，蕃人為御史者。尋授別敕。

李義府嘗賦詩曰：「鏤月成歌扇，裁雲作舞衣。自憐回雪影，好取洛川歸。」有棗強尉張懷慶，好偷名士文章，乃為詩曰：「生情鏤月成歌扇，出意裁雲作舞衣。照鏡自憐回雪影，時來好取洛川歸。」人謂之諺曰：「活剝王昌齡，生吞郭正一。」

元崇達為果州司馬，有一婢死，處分直典云：「達家老婢死，驅使來久，為覓一棺木殯之。達初到，家貧不能買得新者，但得經一用者充事即得。亦不須道達買，直云君家自有須。」直典出說之，一州以為口實。

則天初革命，恐群心未附，乃令人自舉。供奉官正員之外，置裡行、拾遺、補闕、御史等，至有「車載斗量」之詠。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，值裡行數人聚立門內。令史下驢，驅入其間。裡行大怒，將加杖罰。令史曰：「今日過實在驢，乞數之，然後受罰。」裡行許之。乃數驢曰：「汝技藝可知，精神極鈍，何物驢畜，敢於御史裡行！」諸裡行羞赧而止。

京城流俗，僧、道常爭二教優劣，遞相非斥。總章中，興善寺為火災所焚，尊像蕩盡。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：「道善何曾善，云興遂不興，如來燒亦盡，唯有一群僧。」時人雖賞榮詩，然聲稱從此而減。

侯思止出自皂隸，言音不正，以告變授御史。時屬斷屠，思止謂同列曰：「今斷屠宰，（雞云）圭、（豬云）誅、（魚云）虞、（驢云）縷，（俱云）居不得（吃云）詰，空（吃）結（米云）弭（面）泥去，（如云）儒何得不飢？」侍御崔獻可笑之。思止以聞，則天怒，謂獻可曰：「我知思止不識字，我已用之，卿何笑也！」獻可具以雞豬之事對，則天亦大笑，釋獻可。

晉、宋以還，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。國朝彌重其遷。舊例：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，謂之「土山頭果毅」，言其不歷清資，便拜高品，有似長征兵士，便得邊遠果毅也。景龍中，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，遷戶部郎中。賀遂涉時為員外，戲詠之曰：「員外由來美，郎中望不優。誰言粉署裡，翻作土山頭。」謙光酬之曰：「錦帳隨情設，金爐任意薰。唯愁員外署，不應列星文。」

益州每歲進柑子，皆以紙裹之。他時長吏嫌紙不敬，代以綢布。既而恐柑子為布所損，每懷憂懼。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，驛使馳白長吏：「有御史甘子布至。」長吏以為推布裹柑子事，懼曰：「果為所推！」及子布到驛，長吏但敘以布裹柑子為敬。子布初不之知，久而方悟。聞者莫不大笑。子布好學，有文章，名聞當代。

王上客，自負其才，意在前行員外。俄除膳部員外，既乖本志，頗懷悵惋。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：「有意嫌兵使，專心取考功。誰知腳踏蹬，幾落省牆東。」膳部在省東北隅，故有此詠。

玄宗初即位，邵景、蕭嵩、韋鏗並以殿中升殿行事。既而景、嵩俱加朝散，鏗獨不沾。景、嵩二人多鬚，對立於庭。鏗嘲之曰：「一雙鬚子著緋袍，一個鬚多一鼻高。相對廳前搽早立，自言身品世間毛。」舉朝以為歡笑。後睿宗御承天門，百僚備列，鏗忽風眩而倒。鏗既肥短，景意酬其前嘲，乃詠之曰：「飄風忽起團樂回，倒地還如著腳搥。昨夜殿上空行事，直為元非五品才。」時人無不諷詠。

竇懷貞為京兆尹。神龍之際，政令多門，京尉由墨敕入臺者，不可勝數。或謂懷貞曰：「縣官相次入臺，縣事多辦否？」懷貞對曰：「倍辦於往時。」問其故，懷貞曰：「好者總在，僥倖者去，故也。」聞者皆大噱。

姚崇為紫微令，舊例給、舍直次，不讓宰相。崇以年位俱高，不依其請。令史持直簿詣之，崇批其簿曰：「告直令史，遣去又來。必欲取人，有同司命。老人年事，終不擬當。」給、舍見之歡笑，不復逼也。後遂停宰相直宿。